

成为优等生:高职院校优等生自我认同建构的个案研究

沈洪成 刘媛

(河海大学 社会学系 江苏 南京 211100)

[摘要] 高职院校处于高等教育体系的“下层”,高职学生向上流动的机会有限,因此学生中流行着“自我放弃”的文化,但高职院校中仍有优等生维持着强大的自我成就的动力。本研究以一所高职院校为田野调查点,以其中成绩优异的学生为极端个案,以卡斯皮肯的自我认同分析框架为基础,探究在“差生”占比大的校园文化氛围中,优等生自我认同建构的逻辑。研究发现,高职院校优等生在充满矛盾的情境中,通过与现实处境相抗争构造现实自我,通过重新赋予自我以意义建立行动自我,通过投射对象展现理想自我,努力维系自我的同一性,将自我建构为一种有尊严的存在。个别高职生通过努力有所成就,成为标定自我的最显著特征,从而塑造了不一样的高职生形象,努力实现“以逃离求新生”。

[关键词] 高职院校;优等生;再生产;自我认同;自我放弃;教育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 G718.5; G40-05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178(2020)01-0043-09

DOI:10.15946/j.cnki.1001-7178.2020.01.006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中,高职院校位于“下层”,其中就读的学生往往被认为是“学业失败者”,“混日子”是他们校园生活的常态。在“学渣”为主的高职校园中,极少数“学霸”的存在犹如异类,二者的课堂表现、日常生活、教育与职业期望等差异明显。无论在何种层级的学校,基于学业成就的分化以及对“好生”的赞赏和“差生”的贬抑,都是现代社会最为常见的“成功信念”。^[1]在这一背景下,社会底层所盛行的“反学校文化”^[2]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在“学渣”盛行的校园文化氛围中,一些成绩优异的极端个案反而构成反例。^[3]

高职院校的优等生身上体现着众多的悖论式现象:进入高职院校前成绩较差,进入高职院校后却积极投入学习;向上流动机会有限,但并未降低他们积极努力的热情;身边的同学普遍放弃学习,他们却维持了强大的学习动力。高职院校中“差生”的诸多行为表现,与其过往经历、就读学校的层次、普遍的行为表现是符合的,构成了一种典型行为模式,即习性与场域之间相互生成的关系。^[4]但是,优等生的表现与这一典型模式迥异,他们力图突破高职学校场域的机会结构,塑造一种新的行事风格。从“反”事实的角度来看,他们构成了教育体制中的反例。^[5]

本研究的田野在安徽一所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以下简称A医专),调查对象为2014级五年制

[收稿日期] 2019-11-01

[作者简介] 沈洪成(1983—),男,安徽怀远人,博士,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

刘媛(1992—),女,安徽安庆人,河海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家庭教养实践的阶层差异、教育影响及干预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6CSH033)的阶段性成果。

护理专业高职生,使用民族志方法收集资料,包括对高职生和教师的访谈,课堂和课余时间的观察,收集周记、QQ 状态等,并对三位优等生(个案 SY、个案 ZDX、个案 LZH)进行了持续的跟踪和深层阐释,解析其自我认同建构的内在逻辑。

二、文献综述

教育社会学中不同理论视角对优等生的理解有很大差异。首先,视优等生为学校教育“加热”的结果。伯顿·克拉克(Burton Clark)以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冷却”(Cooling-Out)概念为基础,认为底层院校承担着将人们的教育期望和职业抱负“冷却”下来的功能。^[6]以此为基础,天野郁夫进一步指出,作为社会选拔与分配机构,现代学校教育必须把尽可能多的人引向获得更高地位和角色的竞争中去,这种吸引作用就是“加热”过程。^[7]与此同时,还需要让这些人的数量同已准备的地位和角色的数量一致,以期在这个问题上不遗留“怨恨的感情”,这就是“冷却”过程。高职生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与认同危机,在层层选拔中抱负与期望已经普遍被“冷却”。但是,这并未阻碍优等生们持续“加热”的状态。

其次,视优等生为教育权威灌输的结果,即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及其在学生身上产生的习性。布迪厄指出,作为教育权威的学校通过持续的灌输过程,将文化专断原则内化为学生的习性,即使在教育行动终止后仍长期存在。^[8]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学校教育中都盛行“成功信念”,对学生长期灌输“努力就可以成功”的观念。由此,即使身处毫无学习氛围的高职院校,优等生依然能践行已经内化了的习性。

最后,视优等生为“循规生”。威利斯从行动者的角度理解社会再生产的过程,提出“反学校文化”这一概念,其对立面则是“循规生”:他们学习成绩优异、做事循规蹈矩、认同学校制度、遵从学校规范。高职院校中的优等生为实现社会流动、阶层跃迁不遗余力地参与到社会竞争中去。

关于在矛盾的情境中如何成为优等生,自我认同的视角有助于从个体内部把握复杂的体验。菲尔·弗朗西斯·卡斯皮肯(Phil Francis

Carspecken)等关于成功的西班牙裔学生的身份认同的研究颇具启发性。^[9]通过让学生们谈论学业成绩、对未来的计划、提供生活史资料、描述同辈群体等,从这些文本资料中提炼出关于自我认同的三种话语模式:所是(Being)、所为(Doing)、成为(Becoming),^①即我是谁、我正在做什么、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成功的西班牙裔学生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同一族群的学生,在于行动者为了建构和保持自我感而始终努力,以配得上其他人的积极评价和尊重。本研究拟以高职“学霸”为对象,借助卡斯皮肯的自我认同的话语分析模式,从现实自我、行动自我、理想自我三个层面,探究复杂与矛盾情境中的认同建构。

三、高职院校的机会结构

高等教育不同层级学校的生源之争中,高职院校收获的往往是最差的一批。在这一背景下,可以从入学机会、内部评价和就业机会三个层面,考察高职院校的机会结构。

首先是入学机会结构。初中起点五年制高职以初中毕业生为招生对象,以五年一贯制或三二分段模式进行人才培养,提供了一条不同于通过高考进入高等教育的途径,吸引了大批中考落榜生。按照安徽省教育厅和教育招生考试院的规定,2014年卫生类初中起点五年制高职文化课最低控制线为280分,民办学校为470分,普通高中为490分,^②A医专录取的通常为初中阶段“学业失败者”。

其次是内部评价机制。进入高职院校后,学生课业成绩的评价具有很大弹性,往往在期末考试前通过突击也能通过考试,以学业成绩为核心的评价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在A医专的一次考试中,尽管学校规定每场考试时间为2小时,但实际情况是试卷发下来半个小时左右,监考老师便开始催促学生交卷,一位老师的解释是,“其实她们都不会做,就是不交,就想抄”。考试形式大于内容,结果就是全员通过。期末考试实际上也与之雷同,平时分占40%,考试卷面分占60%,获得30-40分,老师就也会给个及格分。高职前两年为基础知识学习,第三学年开始正式接触专

① 这一译法源自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向明教授的“质性研究设计与资料分析”课程上郝彩虹所做的导读,在此致谢。

② 资料来源:安徽教育网 <http://www.ahedu.gov.cn/30/view/249779.shtml>。

业课,学年末进行中职接高职转段考试,成绩合格者在第四年直接进入护理系。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曾亲历一次转职考试过程:考卷为两份合卷,一份为公共基础知识,包括语文、数学、英语,每科分值为150分;另一份为专业课知识,包括健康评估、护理导论和护理技术,每科分值为100分。早在第三学年开学之初,同学们便从学长那打听到转职考试只是一个形式,通过率是百分之百,除非没有参加考试。于是很少有人会在考试前做准备。

最后是就业机会结构。在就业过程中,文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大专和本科不同,高职院校的学生是经过多次筛选遗留下的,人们由此形成一种刻板印象:他们在素质和能力方面弱于大学生。因此,在与本科生或研究生竞争工作岗位时,大专生无疑处于劣势,初中起点五年制高职生更甚。高校的扩招使大学生数量不断增加,不论是在就业还是社会认同方面,高职生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在高职院校的机会结构中,学校认为高职生不思进取甚至“无可救药”,只要没有什么严重的越轨行为,都会让他们顺利拿到高职专科的毕业证书。高职生则认为没有得到学校足够的重视,因而放纵自己,敷衍学业。如此恶性循环,高职生被贴上“差”、“乱”的标签,或继续被污名化而遭受鄙夷,“混日子”“耗时间”成为他们的日常状态。

四、优等生自我认同的建构

坐落在学校西北角小坡上的6栋呈条状阶梯分布的白色平房被称为“后平房”,由于住在此处的都是高职生,这里被戏称为“后平房乃高职所有也”。每栋平房将近20间宿舍并排连在一起,每间住4-6人不等,最中间的位置为水房和厕所;宿舍玻璃窗异常陈旧,窗外相隔几米为另一栋宿舍,隔着窗户两栋房之间就可以进行对话;天花板处处可见霉斑,有些宿舍甚至被雨水浸泡过;没有个人独立的柜子,宿舍一角的四层货架上堆满了学生的行李箱、书本和各种生活用品,由于没有什么遮掩物,显得很杂乱。学校围墙与宿舍钢丝网围墙将“后平房”团团围住,高职生囿于这一小角落。“正规的”大专生则住在位于校园中心位置的标准化学公寓。

(一)我是谁:与现实处境相抗争的现实自我

1.接受被贬抑的表层身份

作为一所五年制高职与三年制大专共存的专科学校,高职生与专科生身份泾渭分明,隐性的等级制度存在于两个群体之间,高职生群体在面对不公正待遇的同时也经历着自我认同的危机。

歧视我们为什么还招我们?平时学校里领导过来,中专的都要在后面不可以露面的。有次演习,我们在上课,她们在楼梯上说,“中专的吧?快回去,别露面,回寝室待着,不要出来。又是中专的,快点回去。”有领导过来,电视台过来,都是大专的先出场,我们刚上课,说“高职的,不要上了,快回去。”中专的不需要露面,露面的都是大专的,上课还把我们也赶回去了!(YY 20160425)

与高职院校“学渣”们普遍的自我放弃不同,优等生的自我认同建构首先表现在对高职生身份的矛盾态度上,过去的学业失败与未来的就业机会,是他们在标定自我身份时首先要面对的重要议题。学业失败的经历深深镌刻在自我观念之中,进入高职后也无法摆脱。SY说,“反正考试考不好,怎么办呢?来这个学校就得接受这个现实。”未来就业市场也在不断强化着这一点。来到A医专就意味着自己的学历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对未来职业机会的洞察迫使他们以否定的方式面对自己的身份:

你说这个学历,你这个水平,唉,谁要高职的?比如你作为一个公司老板,专科的跟高职的,你会要高职的吗?(SY 20170426)

入学前,尽管高职只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多数人对于高职生活很是向往:在基础教育阶段作为班级里垫底的学生,她们充当着隐形的角色,偶尔被老师提及也只是被当做反例,坐在教室后排的角落里,看着前排尖子生的意气风发,日子过得煎熬而惨淡。进入高职后却发现仍旧延续着中小学的待遇,依然是学校里专科生的陪衬。从对高职生的观察与访谈可以发现,在谈及高职生身份时,所有人声调下降,显得失落,没有底气,“没办法,人家是大专,我们是高职”。她们感受到了高职一词负载的负面涵义,是优势话语所施加的一个标签。这种自卑感源于社会上将高职学校污名化为“二流”甚至“三流学生”聚集地的刻板印象。

2.寻求与“他们”不同的深层自我

当其他高职生一味沉浸在对不公平的抱怨而

无心学习时,有少数几个学生在洞察了客观现实之后企图通过努力改变现状,以获得理想的身份地位与职业,从而获得他人与社会的认同。表面上高职“学霸”会与其他高职生保持良好的同学或朋友关系,但是另一方面,她们并不苟同高职生得过且过、浑噩度日的心态,将“高职生”这一概念的有效性仅限于最世俗、最表面的层次,并采取一些辅助策略将深层自我与这些负面涵义区别开来,如模糊高职与专科之间的差别,“虽然我们是高职,但其实我们最后都是专科学历”;或是贬低所谓的“优势群体”,“他们上了高中不也还是到了这个学校,我要是上高中(还)不一定到这个学校,说不定上了本科呢”。更为重要的是,优等生自认虽然“沦落”为高职生,但是自己与身边不学无术的“学渣”根本不同。

班上同学也没有一个爱学习的,说实话,我们班没有一个像我这样,我真正喜欢学习。她们都是为了什么我是学习委员,我要有一个什么什么的样子,她们都是为了一个东西,而且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因为这个学校大部分人都没什么理想的,都是为了眼前的这个成绩,其实这个成绩也不代表你什么。(SY 20161115)

即使周边偶尔有学生投入学习中,SY还是强调她对学习的态度与周边同学根本不同。对于平时分SY也很重视,她强调自己的平时分都是一分一分“挣”来的,而不是像其他人靠着班干部身份,或者跟老师搞好关系轻轻松松就拿到的:

在这个学校你比别人努力10倍还考个第二名,你就觉得很不公平。像我们班班长一样,天天都不学,天天在那玩,她就平时分高一点,考试就抄抄,然后考试也还好,反正还拿了个二等奖学金,还拿了一个优秀班干。二等奖学金班上有两三个,你说你拿个二等奖学金跟她一样,人家一看你二等她也二等,那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其实你成绩比她好,所以我都不敢拿第二。(SY, 20161115)

SY成为很多同学排挤、孤立的对象,“她天天就知道学习,不知道玩,也不会玩,跟她玩也没意思。”SY也不屑与之伍,她用“另类”来形容自己与室友之间的隔阂。SY的高职生活是孤独的,一个人上课、自习、参加活动。

我跟她们不是一条路的,我有能力,我可以做得更好。我刚开始在117宿舍的时候,一个宿舍

的都对我特别反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以为我自己出了问题,后来才发现(我们)不是一条路的。117宿舍都是在混的,抽烟啊,喝酒啊,谈恋爱什么的。那时候老师要求我们抄学生手册,她们就装样子在宿舍抄抄,最后还没抄完。我平时都不在宿舍抄,天天早上起来在教室里面抄,安静,一个人抄要好一点。然后她们就说,“你怎么办?你没抄完,你拖累我们了”。因为我没跟她们混在一块,感觉特别的另类。(SY 20161115)

3. 高职身份的隐藏与暴露

高职优等生努力寻求不一样的自我,但在具体情境中,又会采取隐藏和暴露两种形式。首先,面对他人可能存在的歧视眼光,他们会隐藏自己的身份。例如在参加校级活动时,ZDX就隐藏自己的高职生身份。自2016年开始学校不再开设五年制高职班,中专部日渐式微,高职生更是不受学校重视,连带高职班的辅导员也感叹“一朝天子一朝臣”,面对一群“无可救药”的高职生,干着“吃力不讨好”的活。专科生则将高职生视为不懂事的小孩,嘲讽的同时不忘鄙夷。在这种情况下,不难理解ZDX隐藏高职生身份参加活动的缘由。

基本上和大专有关系的,这些歧视都会很明显,参加活动都会被刷下来。我们就讲,我们代表中专部参加什么什么活动,都没人搭理,没人鼓掌,然后他们(专科生)简简单单的一个介绍就有人鼓掌,完全不管我们。上次辩论赛我们特地完全脱稿,也没人鼓掌,评委就对我们看着。(ZDX, 20160425)

但是,在参与活动获得较大成功后,他们又会将高职生的身份亮明,从而确证另一种高职生形象。ZDX的QQ签名中有一条“自己看得起自己,才会有人看得起你!别人能做到的事你为什么就做不到呢?”凭借开朗的性格与较强的口头表达,不论是在中专部还是校级比赛中,ZDX的能力都得到了认同,这让她得到了前进的动力,铆足干劲向前冲。而LZH在参加校级活动时,将这一场合作为展现高职生身份与能力的机会。

以前在大专参加活动的时候,别人问我哪一级的,我说14级高职的。她们“哦”了一声就不搭理我了,我就一个人孤零零的。班长不也经常参加活动嘛,她就告诉我,以后不要讲我们是高职的就行了。好吧,但是我想人家也能看出我们是

高职的,现在每次人家说我是高职的,我就说对,我是高职的,我还是那样子。(LZH 20170222)

高职生学习差、素质低、行为偏差等刻板偏见需要一个榜样人物来正名,而LZH正在默默进行着这项任务。在参加校级活动时,很多高职生为了获得与专科生同等的待遇而隐瞒真实身份,LZH却大胆承认并以此激励其他人:“专科生能办到的,高职生同样可以”。亮出自己的身份,犹如一个仪式,在LZH看来,高职生的形象需要改变,一旦获得别人认同,就可以更自信地面对生活。

(二)我如何行事:重新赋予自我以意义的行动自我

1.通过学业成就重新标定自我

对高职院校的优等生而言,学业成就是自我认同建构最为核心的内容,也是他们区别于“学渣”的最主要特征。在倡导学历与能力的主流价值观的认可下,高职“学霸”对教育的作用深信不疑,认为教育能够为自己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然而当前社会对学历的重视无形之中限制了高职生的向上流动,把握有限的流动机会成为高职生需要面对的问题。通过投身于“成功信念”,他们实现了与过去的自我决裂,与身边同学典型行为方式的区隔,以及对抽象价值观念的认可。高职优等生的自我认同与优质高中或精英大学的优等生最大的差异正在于此:后者所做的努力与身边群体的认可是对应的,而高职学校优等生在这点上则是错位的。SY说,“我的生活很简单,努力努力再努力,不浪费时间就好。”她大部分的课余时间都在背书,因而不仅能轻松回答老师的问题,更是能将整本书背下来,这点让其他同学很是叹服:

SY什么都会,我有一次考试之前问她题目,她什么都会,全部都能给我解释清楚。然后她是怎么背书的?书上每个拐角,一个字不漏地背下来。我们基护老师说,“SY真不一样!抽你们起来回答问题,你们会把大纲背一遍,然后细节扩展一点点,而她就一个字不落地背下来。”(LZH, 20170424)

尽管SY方式机械,但对于应付考试而言还是非常有用的,再加上给老师留下了深刻印象,得高分也就不在话下。保持这样发条式的学习状态,除了对自己目前所处环境的抗争之外,来自初

中阶段学习经历的影响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曾经的同班同学一个个上了重点高中,自己却“沦落到”他们所不屑的“卫校”,SY后知后觉地理解到他们当时的学习状态,而此刻只能追逐他们的“影子”。

初中的时候挫败感多,反正就是跟在后面学,我们班同学学习都特别好。我同桌考进了安庆一中,我一天到晚都看着她看书,下课的时候感觉也在想问题,我现在就是把她当做自己的动力吧。那时候好像受一点点影响,但是不大,因为她们都在学,所以不学的人很少。我现在就是以她们的那种状态来要求自己,如果我现在能跟她们一起的话,会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我现在只是有一个她们的影子。(SY 20161115)

努力学习是高职“学霸”的日常状态,也是她们实现理想的唯一途径。中国学生处于高度竞争的考试制度之中,遵循贤能主义的技术路线,“成就”取决于考生的“智力”与“努力”。^[10]当高职“学霸”谈论她们的所为(Doing)尤其是成就(Achieving)话语时,她们对其高职生身份同样持肯定的态度,并且以学校里的专科生作为比较对象。不仅如此,正因其高职生身份,使得这些成就的意义更加凸显出来。

我参加了校学生会的社会(实践)比赛,我还拿了奖,决赛的时候那么多同学,我还脱颖而出拿了个三等奖,而且就我一个高职班的,(其他)全部都是专科班的。(SY 20161115)

这本是一次常见的校园活动,但在SY简短的陈述中却将自己拿了奖这一事实反复强调。笔者对潜台词的领会和理解,与其说是“走进”话语主体的内心世界,不如说是去“还原”与话语主体发生互动影响的不同层次的社会环境。^[11]高职与大专之间最终同是专科的学历水平,但是二者在校园中的地位却很悬殊,社会认同上也存在差异。首先,大专生作为校园中的优势群体,在建构优势群体文化的同时将高职生排挤在外。高职作为差生的标签,承载着负面的涵义,尽管同属一个学校,但却分属不同类别。其次,在社会大众眼中,高职源于初中阶段的分流,大专则是高中阶段二次分流的产物,孰优孰劣,不言自明。高职生要向其他人证明其刻板印象是错误的。成就感与尊严,成为饱受污名与标签困扰的高职优等生的迫切需求,如何获取成就感与尊严需要付出相应的

努力。正如 LZH 在周记中写的“这个学校不论是老师、校领导,还是我们这些普通学生,其实每个人每天都在努力,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和我们不同,所以他们要付出和自己角色一样的努力,这样才有机会走向社会。”由此可见,优等生认为在努力这一点上具有共通性,他们也由此找到了一个标定自我的最好出口。

2. 寻求教育权威肯定的自我

将大量精力投入学习中让优等生显得不合群,但在高职院校中,教师是优等生学业成就的坚定支撑。SY 的勤奋在高职生里是出了名的,任课老师们也有所耳闻,英语老师推荐她去大学去感受英语教学的氛围,专业课老师在课余时间也会指导她如何高效学习。

我觉得我们班的药理老师特别不错,教的重点全都知道了,反正你回头背一下就能考得很好,我药理成绩也是全年级考最高的。那时候快期末了,他过来跟我聊了一会,就是上课已经讲完了,就到边上,因为我坐在第一排嘛,然后他就坐到我边上,跟我讲什么这个押题库很好,这个软件很好,他自己就是因为这个考上药剂师证的,然后就说你要是考护士资格证的话就看看这个,这个真的很不错,就跟我讲讲学习的方法什么的。当时我们班同学就特羡慕我,但是跟她们讲她们也不会做的。(SY 20170426)

另一位优等生也有着类似的经历:

当我当上护理技术课代表之后,我也一直挺努力挺积极的,护基老师就挺喜欢我的,然后考试、操作也还好,就觉得有点成就感,当一个好学生老师都说,“哎呀,不错不错”。以前也不是说是坏学生,反正就是坐在后面玩的时候,从来不管老师的意见,老师让我们写作业吧,我就觉得那老师真真的。现在老师让我们写作业,我就想好好完成,老师表扬一下,我就特别有成就感,然后就随着这种成就感,慢慢努力努力。

那时候两个护基老师,一个搞理论一个搞实验,那两个老师都说 LZH 你怎么都瘦了,那个老师她特别喜欢我,她是专门搞实验的,她每次就说,“LZH,来来来”她声音特别大,班里面几乎所有人都怕她,说那老太太怎么那么凶!但是我特别喜欢她,她就愿意教我,她有时偷偷教我。她说我觉得你还是挺努力的,希望老师没有看错你。她就跟我说一些以后走上社会上的事,感觉老师

还是蛮信任我的,我还挺开心的,所以我觉得做一个成绩好的人和做成绩坏的人(是不一样的)。(LZH 20170222)

作为学校中的教育权威,教师的肯定无疑是优等生努力最为重要的意义来源。这时,付出艰辛努力的自我不再孤立,而是获得了最为坚定的支撑。

3. 归属于优等生圈子的自我

在与周边同学疏离的同时,优等生向更优秀的圈子靠近,并且与更优秀的人交往。但是,个别优等生之间也并没有非常紧密的交往,他们所说的圈子常常是想象的,而不是像“学渣”们那样可以直接沉浸在现实的生活圈子之中。

高职里面都太懒惰太堕落了,所以努力的人都特别少。而且也感觉都没有什么远见,就眼皮底下那些东西,所以你怎么能好得起来呢?你不跟优秀的人交流,你就没办法变得更好,真的是这样,大家的圈子都不一样。活着不就是一个圈子嘛,圈子里的人都很优秀的话,你自己会不自觉地想让自己跟他们一样变得更好更优秀。(SY, 20170426)

同 SY 一样,LZH 也觉得“圈子”很重要。在 LZH 看来,唯有坚持努力学习掌握实际本领,自己才有一线希望向更上层的圈子接近。

当你越努力,你朋友圈都不一样了。我们这个学校,唉,也就这样了,反正都是初中没学好的过来了,高中也没怎么上好的过来了。所以我特别想去安徽医科大学,那里面圈子不一样,我朋友跟我说,你去那个学校,完全不一样。因为我现在挺努力的,实际上一步步慢慢进步的时候,结交的圈子也就不一样了。以前我喜欢跟成绩差的在一起,天天打游戏。后来慢慢的成绩好一点,我就想如果当初考了别的学校,好一点的学校,那我的朋友圈会高一个档次。我家里面那些人,有钱有势一点的,他们就是懂的东西多一点,他们说话的方式都不一样。有的人觉得得到一点就满足了,他们对于这一点点不以为然,所以我觉得还是文化程度高一点好。(LZH 20170222)

(三) 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作为投射对象的理想自我

优等生自我认同的建构不仅着眼于过去和现在,还着眼于未来。换句话说,正是面向未来进行理想自我的设定,使得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异于周

围同学的行动获得了内在的合理性。因而,对于未来的设想构成了高职院校优生自我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学霸”对未来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规划,升本、进入大医院、融入更优秀的圈子、成为他人的榜样等,这些追求主要在三个层面上展开。

1. 将自我投射于身边的榜样人物

榜样式人物通常是社会认可的典范。高职优生与他们在学业成就上有较大差距,但是,他们在讲述这些典范人物时,不仅将其作为可能的模仿对象,而且将自我投射于这些对象身上,为投入学习寻求合理的解释。

我一个哥哥,他考研报的合肥工业大学,考上了他没去,他说要考华东师范大学,然后上海师范大学的一个博士生导师说我看中你了,你过来硕博连读,他也没去。其实我也没有问过他这些事,我爸问的比较多,然后回来跟我讲。感觉他就是一个榜样,然后我就去学习他。但是人和人之间的差距还是挺大的,从小在一块长大,差距这么大。(SY 20170216)

LZH 提及的身边榜样,一开始并不爱学习,但后来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恰恰映射出 LZH 自己的类似经历:

我大妈家的哥哥,是一个大学生,特别努力。一开始也是玩,他跟我说,他以前的经历也是这样。他上的初中跟我是一个学校,老师说考那么一点分,不要败坏了学校的名誉,花再多的钱都没用。后来他爸爸妈妈求着老师。他当时特别生气,说你凭什么瞧不起我,他就拼命地学,这些他跟我讲过好多遍。冬天的时候早上起不来,就跑去冲个冷水澡,赶紧看书。后来初三的时候他(成绩)就特别好,那些老师还有校长都跟他说,你高中还在这个学校念吧,不要你学费,他不愿意,就填了一个好学校。(LZH 20170222)

这里的“哥哥”与其说是自己学习的对象,作为“理想自我”的投射或许更为贴切。在 SY 看来,小时候的哥哥内向、不善交际,一心学习才有了如今选择读研学校的机会,而现在的自己独来独往、不与人深交,将全部精力投入学业上,升本、读研势在必行。LZH 的上学经历与哥哥如出一辙,哥哥学业的成功成为她追求的目标。

2. 将自我投射于专业的典范人物

身边的榜样主要以成就为自我的依归,而医

护专业标志性的著名人物,也影响着优生对自己的设定,显示出她们对自己所从事专业的认同:

我属于那种对娱乐界从来不会太上心的,甚至有时候室友问我一些关于明星偶像的人物事迹,我都是一问三不知的,可能也是我不经常看电影、电视剧的习惯(导致的),也许是我太孤陋寡闻了吧。进入这个学校以后,我听到最多的一位女神是“南丁格尔”。对!她是万千护理人员的女神,也是我心目中的正能量女神,她对于我来说也是遥远而不可及的。(LZH 20161127)

LZH 特意强调自己对娱乐明星不感兴趣,着力显示出她与身边同学的差异,而南丁格尔则是她最为尊重的典范人物,从而为自己学业上的追求提供了最好的说明。医护专业高职生的污名,被一种积极自我认同的建构所取代,也为她们摆脱高职身份带来的种种限制提供了最好的出口。

3. 将自我投射于未来的理想生活

为引导高职生投入到专业学习中,学校教育通常塑造一种理想生活的形式,从而继续将学生“加热”,优生投身其中为其现实努力提供了支撑。ZDX 在周记《十年后的我》中写道:

十年,弹指一挥间,十年后的我,会成为怎么样呢?我独自坐在窗前,品着热气腾腾的绿茶,就这样,迷迷糊糊之中走进了我的美梦。

在我的梦中,我见到了十年后的自己。只见我身穿白色连衣裙漫步在合欢花树下,看着小绒花打着旋儿慢慢地飘落下来。一朵,两朵,三朵,在空中留下了清晰的花香的痕迹,但这花香却被一阵阵清风吹散。这样的生活真美好,十年后的我再也不用当一名学生,所以我回家吃完饭就上床睡觉了,不用去完成作业,也不会去预习功课。天亮了,我身穿护士服去工作。我以为自己长大之后就不用学习,不用努力了,但是我不知道的是,我要工作。只见一位老爷爷对我大骂,他要进行青霉素过敏试验,我在配药间配药,他却认为我在偷懒,没有快速地去给他做治疗。我气急败坏地和他对骂,心情很不好,我觉得病人真烦。之后我也反思了自己的行为,认为自己其实也不对,经过这次事情之后,我变得很冷静。我也从病人的角度去想,从此在以后的工作过程中我做得更加完美,不管是在技术方面还是和病人之间的关系方面,我都是很优秀的。就在这时,我科室的主任认为我很好,他就提升了我的职位。我从一名小

护士成为了护士长,每天看着自己的护士帽上出现了一条蓝色的条纹,别提我有多开心了。身为护士长的我更加尽心尽力的完成医生分配给我的任务。我带领着我的护士们一起工作,并且获得了很多奖项。虽然我创造了很多奇迹,但我也没有一丝的骄傲。我更加严格要求我身边的护士们努力工作。有越来越多的小护士们都想进我们科室,那些实习的小护士每次进行穿刺都不好,但我一出马,就一针见血,并且还不痛,每位病人都表扬我,我非常开心。就这样,我从我美好的梦里醒了过来。

十年后的我,会那样成功吗?我也不知道,飞扬的思绪使我看向窗外,一个气球从一位小女孩手中放飞,看着那气球渐飞渐高,这时,我在想,十年后的我想这样成功,不是从此刻就要努力吗?每一个小小的成功,都离不开它的起点,既然有平台让你去展现自己,但也要有自己的基础,所以我想从此时此刻做自己,努力去学习知识,为我以后的美好人生做打算。

在对理想生活的描述中,ZDX并不只是希望拥有一份稳定工作的泛泛而谈,而是要成为护士长,能力超群、受人尊敬。相较于社会大众对高职生的刻板印象,这个设想无疑是她所做的巨大的反击。学校官方数据显示,护士执业资格考试通过率为70%左右,但只有一小部分学生继续从事护理行业,且多以乡镇卫生所或私人医院的合同工为主,就业渠道狭窄,上升空间有限。在学历与文凭不断贬值、人才过剩的机会结构之下,高职生在职业生涯中还面临着被解雇的危机。但是,这并没有阻碍优等生挑战逐渐固化的结构,为自身寻找存在的价值。

五、结论与讨论

在理解不同类型学生的生涯时,自我认同问题常常被忽略。菲利普·韦克斯勒(Philip Wexler)认为,对社会微观动力学的关注显示,自我认同的诸多问题处于社会关系的核心地带,正如斯蒂芬·埃佩尔(Stephen Apple)雄辩地指出

的,新教育社会学要么回避了这一问题,要么就是将它们置于“文化”的模糊帷幕下。^[12]本研究以一所高职院校优等生为个案,探讨他们在流动机会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在充满矛盾的情境中构造自我认同,从而维持自我的同一性。

精英学校中的“优等生”与高职院校中的“差生”,其习性与场域是“契合”的。但对高职院校中的优等生而言,自我同一性的维系并非是非平顺的,而是在与所身处环境的持续对话中建构起来的。这一环境的典型特征,包括高职院校处于高等教育体制的底层的客观处境,学校所做出的具体的歧视性对待,身边“差生”所构造的现实氛围。但是,优等生身处其中,他们的教育期望并没有被“冷却”下来,而是维持着强大的成就动力,力图改变不利处境,努力实现“以逃离求新生”。^[13]就此而言,高职院校中的优等生构成了一种反例,需要充分理解此类学生的内在生活经验。高职院校优等生在现实自我层面面对着外部的恶劣处境,他们接受了中考失败者的身份标签,但又抗拒学校在职与大专之间的区别性对待;在特定场合会隐藏作为高职生的身份,避免被“另眼相看”,但是在获得成就的时刻,又会重新确证另一种高职生的形象。在塑造自我认同的过程中,他们拒绝与周遭的“学渣”为伍,理想的参考对象是身边的成功人士与学校塑造的典范人物。通过努力有所成就,成为标定自我的最显著特征,从而塑造起不一样的高职生的形象,实现自我的新生。通过对个案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高职院校力图塑造的“成功信念”的话语已经破碎不堪,但是优等生通过自身努力,证明了社会再生产体制中自我仍然可以具有高度的尊严和能动性,这是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所需要的存在感。

本研究从自我认同的角度理解高职院校优等生的学校生活经验,更多地集中在他们在此一阶段的学校生活中如何能够实现自我的同一性。至于他们为什么会实现这种转变,以及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可能发生的变化,都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MACLEOD J. Ain't no makin' it: leveled aspirations in a low-income neighborhood [M].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7: 1.
- [2] 威利斯. 学做工: 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M]. 秘舒, 凌旻华,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 13.

- [3] 陈向明.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105.
- [4] 布尔迪厄, 华康德. 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 李康,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158.
- [5] 钱民辉. 如何从事实研究走向“反”事实研究[M]//朱洵. 西方教育社会学近著导读.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序言 2.
- [6] CLARK B. The “cooling-out” func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60, 65(6): 569–576.
- [7] 张人杰. 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C].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29–130.
- [8] BOURDIEU P, PASSERON J C.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M]. London: Sage, 1990: 31.
- [9] CARSPACKEN P F, CORDEIRO P. Being, doing, and becoming: textual interpretations of social identity and a case study [J]. *Qualitative inquiry*, 1995 (1): 87–109.
- [10] 刘云杉, 王志明, 杨晓芳. 精英的选拔: 身份、地域与资本的视角——跨入北京大学的农家子弟(1978 –2005)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9, 30(5): 42–59.
- [11] 刘猛. 当中职生说“垃圾学校”和“渣渣老师”时, 是在说什么? ——对百度贴吧一则相关消息的话语分析[J]. *教育学术月刊*, 2016(8): 36–41.
- [12] WEXLER P. *Becoming somebody: toward a social psychology of school* [M]. London & Washington: The Falmer Press, 1992: 125.
- [13] CALDERÓN-ALMENDROS. Breaking away to find a way: poverty and school failure in a Spanish adolescent life-history [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11, 32(5): 745–762.

Becoming Excellent Student: A Case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lf-identity of Well-performed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HEN Hong-cheng, LIU Yua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100)

[Abstract] Th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regarded as the “the lowest level” of education of the overall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Despite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are prone to “self abandonment” culture due to their limited access to the upward social scheme, there are still well-performed students who are eager to pursue higher achievements. Basing on Carspecken’s analysis framework, this paper chose one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 as field site and explored the self identity of the well-performed students a school where most students are poorly performed. It is found that in a situation full of contradictions, well-performed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onstruct their self identity by fighting with the realistic situation and struggling to construct their dignity. A limited number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have attained some achievements through efforts and reshaped their different images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Key words] high vocational college; well-performed student; reproduction; self acknowledgement; self-abandonment;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责任编辑 徐姗姗)